

人间物语

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花园

| 过新艳 文 |

偶然绕道学校实验楼北边的小径,才发现原来校园的中草药种植基地竟还夹种着牡丹、玫瑰、山茶、月季、丁香和海棠等花卉,便不由对一些花事心心念念起来。

记得幼时邻村有人家,门前开一树好花。

花香季节,蜂飞蝶绕,时常便会有邻居在茶余饭后过来走走,和那花树人家的祖母透过芳香,聊说家常,大声夸着:“今年的花比去年还多呢,真美呀!”这时,她就开心地笑,也像那树上绽放的花儿。男女老少,有了余暇,都爱上她家,看看花,说说话。有的剪几朵含苞的花,回去后,灌上清水,插在花瓶里,让馨香满室。

花枝太过繁茂,后来就伸到了路上。偶有顽皮好奇的孩童寻香而来,大声吵闹着要摘花,这时,她就笑摇着蒲扇从堂屋出来,用把粗大的桑剪,把那看中的花枝剪下,用几根细细的稻草梗扎好,递给孩子,并热情地相邀:“下次月季花开了,再来啊。”孩子们便举着花欢天喜地而去。久而久之,村里人倒也彼此更加和睦亲近了。

小时一直不明白,为何小小的花朵,竟会有如此大的引力?那时的我,似乎迷恋花的形态胜过花的香味。直到渐渐长大,才稍稍明白了:这是一种喜悦的分享,荡漾着乡村特有的生机温馨。

试想,清苦的日子里,能在夏日清晨,走出门去,不经意中,就染上一身的芳香,并持续一整天,无论如何,都该让人欣然无比吧?

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捋之。”想起古老的诗经,那周代的人们采集野生的车前草时所唱的古老歌谣:繁茂鲜艳的芣苢呀,我们赶紧来采呀。繁茂鲜艳的芣苢呀,我们赶紧采起来。繁茂鲜艳的芣苢呀,一片一片摘下来。繁茂鲜艳的芣苢呀,一把一把捋下来……读来真有一种劳动者朴实的欢乐。这世间,人面交相映的美好光景总是让人神往。

也想起木城院子里栽的老梨树,每当春暖时节,绿染天涯,小小暗淡的院子,就被盛开的朵朵梨花映得热闹灿烂。而梨花下总有外婆忙碌的身影。冰岛作家拉克斯内斯的小说《青鱼》中,曾赞美一个名叫老卡达的女人:“没有人比得上,你很快地就起床,你刮洗的鱼儿的数量,我们跟着点数也跟不上。”

我的外婆也曾是另一个老卡达:她手拿着扫帚、畚箕、抹布,或是汤匙,忙忙碌碌,做个不休。煎好金黄的鸡蛋,将小葱拌好豆腐,给小鸡们撒一把稻谷,然后轻轻提水,稳稳上楼,给酣睡的孩子掖下被……

江南小院里大多种些桃李果树,而梨花可说是江南春天的家常之花吧?她悄悄绽放,散着淡淡的清香。我一回头,似乎总能看到梨花下的外婆,脸庞瘦削,眼神清澈,步伐矫健,敏捷又利落,用心照拂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阳光和煦,有时她就坐在花树旁,翻拣着篮子里的马兰,唇边淡远的微笑,自有一种通达宁静。有人说,每一株植物后面都有着神的面孔,诚然如此。

曾经天真地以为,这样的日子宁静安心,会永远绵延。只是,生活像一面镜子,正照见沧海桑田。

而今日的江南水乡小院,春来依然芳香烂漫。只是洁白的梨花下,再难觅外婆忙碌的身影。似乎是在看戏最跌宕起伏、最出神忘我的时候,她就果断起身,悄悄离了剧院,然后独自远行。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多少个春天来临,总感觉外婆慈祥明亮的注视,还在不远的上空温暖闪烁,独特如初……

前年也曾到访安镇胶山脚下的多多花园,这个美美的私家花园,本是主人为家亲精心打造,由旧茶园改建而成。江南五月,花开满园,姹紫嫣红,似乎就发出了热情的召唤:快来多多赏花!花开堪赏直须赏!木桥小溪,迤迳长廊,移步换景,芬芳扑鼻,身陷花海,令人几乎不能自拔……

微风吹拂花海,鸟儿缓缓飞过,又不由人心绪纷飞——

如果花儿能永久开放,而我们也能久存于大地,那么,也许在这样偶然的相遇里,就不会有如此的沉醉欣悦?也惟当我们在这珍贵的人间短暂栖居,在心灵深处激赏那花儿的美丽,爱惜着彼此的生命,那就一定会加倍放大这意外相遇的喜悦吧?

其实,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花园。抛开无常的宿命的感伤,漫步在万紫千红的花园,在人和花的默然凝视中,感受那淡淡的清纯之美,内蕴的绵绵之爱,也会令人在凛冬里心徊不已。

片羽

乌桕树上开梅朵

| 王跃 文 |

从这棵树旁经过,究竟有多少次?说不清,真的说不清了。一年中,每个月,至少要走几次的。注意到它,却是今冬。

我的先生,顾先生,一贯是波澜不惊的人,那天他颇为吃惊地说,那是什么?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我看到树枝上点缀一团团洁白的花,那是一棵干枯的树,没有梅树的姿态,却开出了梅花?该是雪花吧!我断定不是雪,可它一簇簇,一撮撮,白白的,在枝头,分明就是雪攒成的呀!

冬至已过,山间的树,基本没了隐私,经过风一次次的撕扯和剥离,大多赤裸着身子。对树死缠烂打的青藤,已只剩一把枯骨。这个季节的山,是寂寞的,寂寞得像死了一样。

我想弄清枝头的那撮撮白,于是靠近了这棵树。

这是一棵离山路只有几步之遥的树。枝叶繁茂的季节,它是什么样子?怎么记得清呢!春天,一棵棵树都绿得像深潭,像锦缎,至于开什么花,也不是太在意。枝叶葱茏的季节,地上的花花草草真是热闹啊,一个个忙忙碌碌,穿着红着绿,披挂上阵,人就像赶场子似的,也看不过来。至于树上的花,留心的人是不多的。我也是。

从它身旁经过多次,甚至连叶子的形状,我也是说不清的。

今冬,它让我惊诧了,树上结满繁花似的果子!我靠近了它,只见枝上的果子,一簇簇的,三粒挤在一起的居多,像精致的梅朵,白梅朵。从低处摘一簇下来,才发现那粒粒梅朵,光滑滑,圆润润,像被爱惜它的人,用手柔柔地盘过,又小心翼翼地攒成,其实这怎么可能?满树的白梅朵呀,像玉石雕刻出来似的。

这是什么树?

云台山,河南也有云台山,今天我说的是,我们江苏连云港的云台山,山上古树名

吴风越雨

如果再来一场瑞雪

| 周信 文 |

江南雪是十分宝贵的,以粮为纲的年代,一场珍贵的瑞雪,可以杀死病虫害和杂草种子,确保来年小麦丰收,所以有“瑞雪兆丰年”之说。

记得两年前的小寒末,荡口古镇就迎来第一场瑞雪。

清晨,古镇雪花纷飞,屋檐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白雪,河面清如明镜,道路整洁,虽然游人不多,但有些还是乘机拍摄这个皑皑白雪的美好景象。这场雪虽不很大,却飘飘洒洒、缠缠绵绵、恍恍惚惚、如梦如幻,似乎有说不完的情话,道不尽的眷恋,雪景里,除了雪花纷飞,还有在纷飞雪地里辛苦的清洁工、孤独的摇橹人、悠闲的花狸猫、在一得榭跳广场舞的大妈们,这一切,为雪中古镇增添了融融生机。

退后500年,假如当年唐伯虎在雪景里遇见秋香,他们会怎样?是围着火炉取暖?还是下馆子吃涮羊肉?还是在雪地里手执腊梅、散步观雪景?还是玩躲猫猫打雪仗?大概都有可能,想想也是啊,这些不是我们现在都在做的吗?

退后50年的小寒里,我父亲正买了雪里蕻,往水缸里腌咸菜呢。我们把雪里蕻洗净晾干,然后父亲洗净双脚,踩在水缸

木众多,哪里都叫得出名字呢?尽管它们都是有名字的。置身山林,自信满满的我,泄气了,往高处看看,往低处看看,曾经自以为熟透的世界,现在满眼都是陌生。是的,一棵棵树,飒飒地站在眼前,不说话,只是晃了晃了叶子,人就不知所措了。

在这棵冬天开满梅朵的树前,我让脑海中有有限的有关树木的知识,翻了几个跟头,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

当然,我最终知道了它的名字,桢树,也叫乌桢,因乌鸦喜食其子,而得名。《本草纲目》中有描述。那白色的梅朵,就是桢实,乌桢的果实。

“偶看桢树梢头白,疑是江梅小着花。”这可是古人的诗句啊!我浅薄了。

也就是说,它一直是在的,穿过厚厚的岁月烟云……它们一直在,不辜负每一寸光阴,春天,该绿时,翡翠加身;秋天,该红时,赤于丹枫。每走一步,都稳妥;每走一步,都诗意。在万木凋零的冬天,它最终捧出满树如花的果实。

哲学家说,人是会思想的芦苇。

有人说,人也像是一棵会行走的树。

在这山溪清瘦的季节,一棵树,举着满树的果实,粒粒圆润而饱满,静静的,像等待一场约会。等待谁?一场场山风,一只只小鸟,一束束目光……也许,谁也没等,它就是为犒劳自己而准备的!

有鸟飞来,在枝头,叽叽喳喳,嘈嘈切切……鸟声,在山间水似的溅起,流淌的风从林间穿过。鸟的歌唱霎时像浸入纸的油晕,慢慢地向四周,晕了开来。枯黄的草木,都在凝神谛听这天籁之音啊!

这一切,真是惊艳了时光。

想想,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,会有多少这样的美好,一直存在着,犹如这棵乌桢树,静静地举着,满树的梅朵,一直在,一直在呵!

里,我在一边为父亲往里面添菜,父亲就踩,一层雪里蕻放好,就往上撒盐,再放雪里蕻,父亲就再踩,踩结实了,放上几块大石墩,把菜压结实,开春才能吃上可口而又鲜嫩的雪里蕻咸菜。

近几年物质很丰富,饭菜可口,吃的也精了,倒想吃吃菜饭了。其实早些年在小寒里,菜饭也是常吃的,因为吃菜饭除了很容易做,还可以吃得很香很暖和。吃菜饭其实也很讲究的,菜是在桑树地里种的,霜打的大青菜,很粗壮很肥,不像现在的青菜都是筋,菜饭里放一些咸肉,然后,熬一些猪油,盛满一碗菜饭,把猪油拌和在饭里,吃起来可香呢。

水乡人就是会玩、会吃、会过日子,穷的时候穿过,富的时候富过,怎么都能过得有滋有味、有情有趣,虽然小寒季节是最冷的时候,但在水乡,冷也可以过得暖和、有趣、有生机。

如果再来一场瑞雪,可以想象,在银装素裹的美景里,约几个好友,一起来小寒里的古镇,在雪中的石板街上,走一走、看一看、玩一玩,这里有悠久的古韵、有趣的古玩、撩人的雪景,飘出一幅幅迷人画卷,将是如何一种的美好生活呢?